

相信浪漫

□罗望子



坐井观天

相信浪漫。浪漫只存在于魂牵梦萦的春之梦。当浪漫遭遇火车,换来的只能是冰冷的现实。火车上的浪漫只可远观不可近看。所以我更喜欢坐慢车。慢车可以打开窗户,窗外移动的风景就像电影的慢镜头,青山绿水可以擦拭你的眼睛,鸟语花香可以撞击你的神经。我住在海安,单位在南京,常年往返于两地。冥冥之中,上天好像知晓我的喜好,才安排了这样的生存方式。这条线路极为繁忙,学生多;学生们离开家乡,成家立业后居住在城市,便又轮到他们的父母奔波在铁路沿线了。有一次我好不容易买到一张票,无座的站票。站也没有站的地方,便楔在车厢之间的节头处。节头处的人也很多。人挤人,和公共汽车有得一比,可是大家都很安静。安静地倾听着来自车厢内的笑声。大家也很谦让,尽量不触碰到对方的身体,这和公共汽车的状态又正好相反。我的身前是一个小女生,背着个包包。包包把她与我隔开来,我还是努力地不碰到她的包包,仿佛那只吊着小熊的包包也是她身体的一部分,那只可爱的小熊就是她身体的秘密探头。这样我就在她的身后形成了一道保护性屏障。我这样做其实也是有私心的。她正

浪漫只存在于魂牵梦萦的春之梦。当浪漫遭遇火车,换来的只能是冰冷的现实。火车上的浪漫只可远观不可近看。

在看书,偶尔推一推眼镜。她竟然在看书,在如此昏暗的光线里,在如此糟糕的境况下。她看的不是流行读物,也不是时尚杂志,是一本《海子的诗》。哐当,哐当。她的书页不时碰撞着节头处手风琴状的内壁。火车经过大桥下面时,会突然一黑,她刚巧翻过一个页码,纸张掀动的细微之音,就像春蚕啃桑叶。什么时候,我的耳力变得这么灵敏了!透过她带茸毛的颈,我费力地追寻着她阅读的节奏,我下意识踮起脚跟(其实她比我矮小),伸头凹颈,追寻那些似曾相识的字迹,心情异常舒畅。仿佛她是我一个知己,一个永远不会相认不会再见的知己,但她是自己人。

也有不赶巧的时候,我就只能坐大巴了。大巴也是慢车,时开时停,为了带客。旅客们怨声载道,我也是苦不堪言。同样是慢车,心态差异怎么就如此之大的呢。火车之慢,还有个好处,就是经常临时停车,让快车先过。于是坐慢车的人们就会陡然驻留在一个陌生地段,移动的风景也定格下来,好像你不经意间按下了暂停键,做一次必要的缓冲和补给。火车上的人开始伸懒腰,活动筋骨;我张望着窗外,好奇地盯着鱼塘里的增氧机喧腾出的浪花,忽然有一种跳下车去走一遭的冲动。我不知道火车会停多久,即使知道我可能也不会真的跳下车,但冲动仍在,这冲动的感觉被我写进了小说《老有所爱》当中,作为对自己欲跳未跳的某种偿还。倒是有些

在南京开会,呆的时间长了,便有些厌倦,随意地给一个朋友发短信,说打算去看看他。他说那你也来呀,你来就再不理你了。本是玩笑话,他这一说,我真打的去了车站,刚好有票。我登上了去宁波的火车。第二天上午的宁波下着毛毛雨,我们打着伞去看天一阁,在湖畔吃了海鲜。傍晚时分,告别朋友,我重新上了火车,美美地睡了一觉,到南京,上午的会议正好开始。身边的朋友悄悄问我,昨天你死哪儿去了。我说我死在梦里了,梦见自己上了一列夜行的火车,火车把我丢在一个再也找不到的地方了。

还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学校组织我们去桂林旅游。有人单飞,有人双飞,我全部报的是坐火车。先坐长途汽车到上海五角场,晚上从上海火车站出发,开始一天一夜的漫漫征途。那是个炎热的夏天。车厢里只有蒙着蛛网和灰尘的电风扇,可能还离你很远,就是坐在风扇旁边,吹面的也是热风。好在我们阵容强大,整整两个车厢,不由令人想起张晓刚的油画《大家庭》。滚滚热浪中,充塞着方便面的气息。我从未吃过方便面,哪怕再饿。但我知道这就是生活的味道,粗粝,热气腾腾,火烤火燎。我们累了,就坐在自己的硬座上闲聊,缓过劲来就打牌,或者跑到隔壁的车厢里吹牛。那次旅行的记忆,除了在桂林和相识已久从未谋面的作家鬼子碰了碰头,跟他在一个粥城喝了些啤酒,就是火车上的愉快,别无印记。返回时,人少了三分之一,但感觉依然如故。那感觉就如同小时候喝年酒,吃流水席一样。



江山万里

张超摄

用音乐讲述阿拉伯故事

——里姆斯基-科萨柯夫《天方夜谭》赏析

□木 火



四季乐韵

里姆斯基-科萨柯夫这个名字,许是大家所陌生的,但他的一首乐曲《野蜂飞舞》想来许多人都听过。这是基于普希金诗作改编的同名歌剧《撒旦王的故事》中第三幕第一场的插曲,上下翻滚的音流,生动形象地描绘了野蜂振翅疾飞袭击坏人的情景。这首乐曲常被单独演奏,用来展示钢琴、小提琴等乐器的演奏技巧。而作为听众的你,不难发现,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的音乐“视”“听”兼具,由听觉延伸到视觉,由多彩的音乐联想起生动的画面。聆听他创作的《天方夜谭》,那多彩的音色所描绘的惊涛骇浪、奇幻异景、离奇情节、浓郁的阿拉伯气息,更是在脑海里留下深刻的印象。

1861年,年仅17岁的里姆斯基-科萨柯夫成为新俄罗斯乐派(强力集团)最年轻的成员。第二年,他从圣彼得堡海军士官学校毕业,随舰航海3年。据说《天方夜谭》组曲的创作灵感便是源于这三年的远洋航行。海上生活让里姆斯基-科萨柯夫迷上了大海,醉心于海阔天空,感动于满天星斗。这些情绪都闪现在他日后的杰作《天方夜谭》。当然,只能

他写出了让东方作曲家都望尘莫及的多彩旋律,《天方夜谭》最终被演奏了数千次,已被人们视作“流行”音乐。

说是情绪,因为身为海军军官的作曲家仅游历到欧美等地,根本没有来到阿拉伯地区。然而他写出了让东方作曲家都望尘莫及的多彩旋律,《天方夜谭》最终被演奏了数千次,已被人们视作“流行”音乐。

更让人吃惊的是,里姆斯基-科萨柯夫是靠听觉进行作曲,缺乏音乐的专门知识。他在自传中坦承:“在那时候,我不能正确地给一首圣咏谱出和声,从来没有做过一次复调法的练习,对严格的赋格只有模糊的了解;我甚至不知道增减音程或者和弦这些词儿……我在作曲中,力求依靠本能和听觉完成正确的声部写作。”其实,“五人强力集团”中的穆索尔斯基、鲍罗丁同样如此,在学院派的柴可夫斯基眼里,他们的技巧太差,作品粗糙,虽然他并不否认他们某方面的才能。里姆斯基-科萨柯夫却是一个例外,因为他年轻,而且勤奋,通过不断的学习,他终于成为一位音乐理论家、作曲家和精巧的技师,并被聘为圣彼得堡音乐学院教授,他的学生不少日后成为俄国著名作曲家,其中包括伊万诺夫、普罗科菲耶夫、斯特拉文斯基。而且,“五人强力集团”的音乐贡献离不开里姆斯基-科萨柯夫的默默付出。

苏丹王沙赫里亚尔认为女人是阴险且不忠诚的,他便每天娶一个新娘然后将其处死。但是,聪明的舍赫拉查德决定每晚给苏丹王讲一个故事,挑起苏丹王的好奇与兴致,就这样连续讲了一千零一个夜晚,最终感化了苏丹王。这便是阿拉伯民间文学的珍品《一千零一夜》(旧译《天方夜谭》)的故事主线。里姆斯基-科萨柯夫选取其中的故事创作了《天方夜谭》组曲,共有四个乐章:“大海和辛巴达的船”,“卡兰德王子的故事”,“年轻的王子与公主”,“巴格达的节日,航船撞向有青铜骑士的峭壁”。串起这些故事的自然是舍赫拉查德,她是故事的“主角”,也是音乐的“主题”,所以这部交响组曲又被称为《舍赫拉查德》。

在交响组曲中,舍赫拉查德是委婉叙述的小提琴,出现在了每一个乐章中。第一乐章的序奏中,铜管乐奏出阴森暴戾的苏丹王主题后,在竖琴轻柔的拨弦中,流淌出一丝纯净的小提琴声,柔美婉约而富幻想色彩,温柔而深沉。这便是用音乐来讲述的《一千零一夜》,听了之后,相信你的脑海里一定浮现出了熟悉而又多彩的阿拉伯风情,以及一个个离奇而又动人的故事。

在交响组曲中,舍赫拉查德是委婉叙述的小提琴,出现在了每一个乐章中。第一乐章的序奏中,铜管乐奏出阴森暴戾的苏丹王主题后,在竖琴轻柔的拨弦中,流淌出一丝纯净的小提琴声,柔美婉约而富幻想色彩,温柔而深沉。这便是用音乐来讲述的《一千零一夜》,听了之后,相信你的脑海里一定浮现出了熟悉而又多彩的阿拉伯风情,以及一个个离奇而又动人的故事。



扫描二维码 听经典名曲



紫琅茶庄

听鸟声,真正倾听的,是自己听鸟时的心念。

凌晨四点的鸟鸣

□江 徐

坐看苍苔

凌晨四点,听到第一声鸟鸣声,像是打了一个俏皮的口哨。

凝神听下去:一两声,夜的枝头开出娉婷的花朵。一两声,梦的荫芦藤上冒出小小的卷须。

有时候手上做着琐事,听到窗外一只鸟啼鸣,它仿佛在说“算了算了”,另一只鸟回应“好好的好的”,心里一乐,觉得鸟也好笑人也好笑。慢慢意识到,听鸟声,真正倾听的,是自己听鸟时的心念。此一心念,如一粒鸟,立在黑夜的枝头,凝着神,用耳朵凝视寂寂黑夜里的天籁之声——鸟鸣南窗外,鸟鸣北窗外。当我观它,它在虚空中显现。当我忘它,它在虚空中隐化。当我观它,众鸟皆鸣。当我忘它,市声喧腾。

有些早醒的清晨,我等候着,等候凌晨三四点的第一声鸟鸣。也不知道都是哪些鸟,那些圆润、光滑、婉转的叫声,像管弦,像丝竹,像啄木鸟觅食,圈圈圆圆像色泽艳丽的波普圆点,丝丝缕缕像纷纷洒落的银色雨点。有时又像挑逗,像挑衅,像惊疑,像憨笑,像此起彼伏的水泡络绎不绝地突突往上冒,像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此起,彼伏,彼伏,又此起。从一鸟独鸣,到很多鸟参差不齐地奏鸣,静静听着、玩味着,在此过程中想起一位古人、一篇古文、一处优山美地。

明人袁宏道,荆楚人士,在吴县任职的两年期间六游虎丘,后来写下一篇《虎丘记》。这片姑苏名胜地的春花秋月、夏雨冬雪都让他流连忘返。最难以忘怀的,当属虎丘山上的中秋之夜——

中秋那天,苏州城的百姓全部出动,家家户户,男女老幼,全都盛

装打扮,呼朋引伴着来到虎丘。从千人石,到山门,全都分散着游人,唱歌用的檀板堆积如山,酒器里盛的酒水呀,就像秋云流泻。那场景,看上去像什么呢?亲历其中的袁宏道写道:“如雁落平沙,霞铺江上,雷辊电霍。”他觉得,用闪电雷鸣都无法形容当时的热闹盛况。

一开始,人们比较随意,秩序也混乱,大家纵情饮酒,随喜放歌。成百上千人一起放声高歌,你唱你的,我哼我的,歌声此起彼伏,像同时开很多台收音机。慢慢的,按照节奏摇头顿足者剩十几人。时光推移,不觉间已到后半夜,明月浮空,纷乱的乐器都已停息,只有三四人在自信地唱和。不多时,仅剩一箫、一笛、一个敲板而歌,“竹肉相发,清声亮彻,听者销魂”。

月光静静地洒照,地上的人们沉浸于佳节气氛中,身心微醉,如杯中甘醇酒,又似山中澄清泉。到了深夜,月影疏落,树影斑驳,大家还不舍得归去,歌也不唱了,箫也不吹了,屏气凝神听一个人吟唱。这最后的歌者是谁呢?是从虎丘中秋之夜的好声音里层层筛选出来的冠军。那是怎样一种歌声呢?文中写道:“音若细发,响彻云际,每度一字,几尽一刻,飞鸟为之徘徊,壮士听而下泪。”

凌晨三四点,窗外第一只鸟开了腔,然后远远近近三三两两,几十只鸟此起彼伏都开始啼鸣。正是这一过程,让我想起四五百年前,姑苏虎丘上,从众人欢歌,到一人缓板而歌,再到夜深人静之际一人清唱的场景。

这样的盛宴,这样的烟火流水,如今已经无处可寻,唯有清晨的鸟鸣一如既往。

那些如急雨、如私语、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的鸟鸣,那些婉转、悠扬、引吭、咕哝、像吹出一小串光洁的水泡刹那湮灭、像一衣华丽的波普圆点瞬间灰飞的鸟鸣,仿佛一场献给晨曦的表演。当这场四十多分钟的天籁之声退场,轮到远处那只伯劳鸟开始独唱,白天即将到来。

宾虹的书画篆刻、学问思想之所以能成为大者,因其乃人生之大者也。

之所以大者

□杨 谤

兼得斋夜话

一天,有学生在工作室群里贴出了南通博物苑发布的《画之大者——黄宾虹书画艺术展》预告,同时表达了希望大家一起去观摩的愿望。

几年前,我在浙江省博物馆欣赏过一次规模盛大的《黄宾虹书画艺术展》。乘车离开杭城时天忽大雨,倚窗而望,远处烟雨迷蒙,山水、农田、村舍隐约其中,这不就是刚刚看到的黄宾虹笔下的水墨意境吗?

那种华滋气象与他兴到时偶成的清淑娟秀的花卉骨子里是多么的一脉相承!今次由南通博物苑与浙江省博物馆联合主办的展览想必也不会让人失望。为不打无准备之仗,我独个儿先去展厅观赏了一番。活动那天,我提醒大家在观赏、讨论、思考过程中注意以下几个问题:

一、黄宾虹的“以书法入画法”和“以画法入书法”,不是空喊的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履行。他勾勒的线条,无不浑厚中实,一波三折,笔断意连,源于书法中的篆籀文字与草隶书体。他在《自叙平生》中明确告诉别人:“鄙人酷嗜三代文字,于东周古籀尤为留意。北居恒以此学消遣,故凡玺印钱币、铜器、兼收并蓄。”又说:“妙悟一波三折,便是从钟鼎中来。”

二、黄宾虹的画上大多有字题跋,留下了这位绘画大师、学者兼艺术思想家思考的痕迹,值得珍视。展览中有一件山水小品,嵌崎历落,上题:“右军正书如《黄庭》《曹娥》《画赞》《乐毅论》,各有不同,如此似学书中《画赞》者。”细细玩味这件清逸的小品,造型、气质确有几分王右军小楷《东方朔画

贊》的意味,说明黄宾虹的“以书法入画法”,并不仅仅限于笔法,还有造型与神采。

三、黄宾虹的山水画以静态为主,在层层濡染之后体现深境。这次展览中,有一件作品从山体、坡石到树木、凉亭,无不具有强烈的动感,仿佛是舞蹈着的。“满眼风波多闪烁,看山恰似走来迎。”他在画上题道:“画宗北宋,浑厚华滋,不蹈浮薄之习,斯为正轨。及清道咸,文艺兴盛,已逾前人,民族所关,发扬真性,几乎至道,岂偶然哉。壬辰,宾虹,年八十又九。”其中“民族所关,发扬真性,几乎至道”十二字尤为关键。那么,这幅画体现的是否正是宾虹先生的另一种“真性”呢?

四、规矩可以言传,神妙必由悟入。黄宾虹题在书画上的片言只语,不少就是他“妙悟”的记录。在《设色芍药图轴》上他题道:“含刚健于婀娜,脱去作家习气,论画者以似而不似为上,熟中求生亦是一法。”在一件山水小品中他又题道:“无意为工,即六法所谓气韵生动者也。”南齐谢赫提出的绘画“六法”,“气韵生动”居首,历来讨论者多,均不如宾虹先生“无意为工”四字来得浅显易懂,直指关键。

五、跨进展厅就能见“黄宾虹生平大事记”,然大事记中未曾提及以下几件大事:

1886年,黄宾虹投身反清,致信康、梁,拜见谭嗣同。

1906年冬,他接受组织安排,秘密铸造钱币,以筹措革命活动经费,被敌人告发,逃往上海,从此客居上海30年。

1909年11月,南社社员首次雅集,黄宾虹为17人之一,其中有14人是同盟会会员。

一艺之成,与一个人的经历密切相关,尤其是那些性命攸关、壮怀激烈、波澜壮阔的经历。

黄宾虹的书画篆刻、学问思想之所以能成为大者,因其乃人生之大者也。